

祗
平
居
士
集

祇平居士集卷六

嘉興 王元啓

序一

談易窺豹序

經學至宋而大明宋之爲傳註者若紫陽朱子之易義詩傳蔡九峯書傳黃勉齋儀禮經傳集解及胡康侯春秋傳其書皆足與聖經並垂不朽間爲攷其源流康侯嘗親及龜山楊氏之門朱子則龜山再傳以後之門人而蔡黃又其弟子諸家之學淵源同出龜山至龜山所自爲書則諸經皆有論述而三經義辨一書息邪放淫厥功尤著龜山者故宋南劍州將樂人也故將樂雖小邑其人士多能篤

守遺經研窮訓故不屑爲辭章浮競之學蓋龜山之遺教
然也明萬歷間有傅宗皋者爲其邑之令規倣漢世專門
講授之法爲創五經書院立五經師各一人使之各精所
業以教其弟子故明季邑中經學尤昌以余所知若揭氏
之詩吳氏之書蔡氏之易彼其人皆積數十年之功力作
爲成書傳之子孫至數世不改其業彬彬乎可謂盛矣揭
氏詩曰讀詩旨括吳氏書曰尙書庭訓琬琰前此已有序
而行之者惟蔡氏談易窺豹一書故泰寧訓導文琳所著
經亂喪失百有餘年乾隆十五年其四世孫振光始購得
之驚喜如獲異寶顧念卷帙繁重力薄不能鏤板則日夜
手錄以廣其傳積若干年共得若干部散諸邑人且來乞

序以冠其首余惟易之義難言矣子曰夫易開物成務冒
天下之道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今使
言易者談理而不切於用則非開物成務之義切於用矣
舉其一不見其全則無以冒天下之道必欲該舉靡遺則
言與意又何以能盡也然自前代以經義取士士以帖括
應有司試者非切指一時一事言之則無所據以發明其
意故講說家雖明知偏舉不全之爲病而亦不得不爲經
生爲帖括者稍作一隅之示此蔡君談易一書所以有窺
豹之名也然君又於其書之首簡備載四聖人作易源流
及卦中德體象變之旨附以王輔嗣略例及伊川龜山二
先生論易之語使學者隨文解義之外復有以窺夫廣大

悉備之蘊與其變動不居之用則是書雖僅比管豹之一斑善學者由是而通之卽易之全旨可因以微會矣今邑中不乏聰明穎異之士顧經學益廢不治余故備述是書顯晦之由與振光勤苦表章之意俾讀是書者知所愛重而并及諸經傳註之源流與邑中前代之故諸經師家法之相承以爲後之窮經者勸若君居官行事之詳與其畢生著述之富見於郡志儒林之傳與振光自爲序者茲不復著云

讀詩旨括序

昔王荊公爲周南詩次之解自開雖以迄麟趾篇第相承悉有條序而河南程子之論又謂諸國之風其編次先後

亦各有義是二說者皆有意聯絡全經而因端造論所主
又各不同明萬歷間將樂有揭君騷蛟者以治詩名家著
讀詩旨括一編取二家之說會而一之則凡十五國風二
雅三頌首尾三百五篇悉爲疏通其義類之相因使讀者
綱明目悉無復雜而不貫之患其亦可謂有功於詩教者
乎或疑聖人之意未必屑屑於此余謂不然六經之理無
所不涵譬諸天體渾圓隨人俯仰旁側觀之無所往而不
得是故易之卦皆以覆變相從然而雜卦之外又有序卦
之篇則雖不覆不變之卦亦爲曲推其所以相因之故以
博極夫事理無窮之變而其說皆出於聖人卽後之人無
能軒輊其間而獨有所廢又况詩之次第今所傳者自鄭

齊以下與左氏所載季札所觀顯有不同則程子之論自不爲無見而以周南詩次推之諸國中篇章次第豈盡無義類之可求而必以此爲非聖人意乎今觀是書之作雖意在貫串全經然於大義往往多所發明邱之柏舟崇序說者皆以爲仁人不遇之作君以正風特首關雎因謂風之變也亦自閨門始則自毛鄭以下諸儒之說如雲消霧釋不覺自廢而朱子從列女傳定爲婦人之詩者其說愈不可易其他不事掊擊而義衷至當使讀者恍然自得其解往往類此君自題其末簡有云學者循此誦習庶作者之大旨可領而篇什之次第不紊卽正變之懸殊與運會之興衰亦於是乎辨之可以想見君之用心矣君四世

孫天保恪守家學將錄版以廣其傳亟求余言爲序因爲掇其大要以冠於篇若君履歷行事之詳具在別記茲不著

四書講義序

與諸生評講書義癸酉甲戌間將樂諸生人各記其所得未有彙錄而傳之者乙亥以後延平仙游諸生所記長兒尙班輯成二冊其一冊辛巳冬燼於火辛巳以後客游河北衛輝及山左兗曹二郡兒子皆未從行丙戌重赴延平將樂蕭聿馨來謁囑其向諸生所彙錄舊時所記以示蕭旣回縣余復客游他所彼此隔絕不相聞丁亥以後卽武順昌諸生所錄存次兒尙繩所茲來潔口長兒攜得辛巳

焚餘一冊出示諸生往往傳相抄錄余閱之大抵戊寅己卯歲仙游講論爲多尙有戊辰己巳間講義存天津徐氏丁巳至癸亥館崑山汪氏講論尤多汪氏兩生已死遺書悉爲人取去無存者

弟子職補註序

弟子職爲管子第五十九篇班固藝文志列諸孝經之類朱子謂其作內政時作此以教五鄉之士者蓋嘗與曲禮少儀內則竝稱爲小學之支流餘裔其首章學則旣採入小學書後纂儀禮經傳通解遂全載其文余家舊藏管子一書題云唐臨菑房喬註宋蘆泉劉續註房註多爲朱子所採錄然其書用詩集傳楚辭集註之例引用舊註不列

氏名故人亦不復知其爲喬語壬申夏余有事三山與兒輩同寓西衙旅館時次兒尙繩年六歲初入家塾余旣夙重其爲古人小學之書又取其節短韻諧便於童蒙之誦習因採房劉二家之註稍加增益爲手錄以授之後遂轉授兩孫逮今二十有六年矣近長兒尙班聞先民張爾岐亦有註釋因訪得其書重有採摭命之曰補註非敢謂有得於古人立教之意聊取疏通其義訓使句字曉析不至以艱深而廢讀耳中分節次朱子與管子書頗有不同茲編分節尤多復不盡依朱子然念朱子云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凡讀書窮理之道皆然覽者應無厭其苛細云

史記正譌序

余所考定史記本皆仍其原文別加繕寫稍爲誌別如闕文用左氏春秋戰國策班固漢書補入者用朱書三書之所不載則用穆天子傳例爲□以空其處譌字則於字外加闕爲誌復爲朱書本字於其下使讀者一覽可得衍字則用側書仍於字外加闕以別於徐廣諸家之小註又史記自兩漢時未有訓釋讀史者往往自以其意隨筆記註數語附於本文之下以資解故而廣多聞蓋不獨褚少孫一人爲然傳寫者不察攬入正文悞升爲大字遂使文體割裂首尾不貫今流俗所傳班固漢書本亦然余亦輒有溢訛今用孔穎達諸經

相混其訛謬甚者如律書天官書二篇則用蔡氏尙書武成篇例存其舊文於前別錄考正文於後庶便於讀者

校正史記月表序

史記月表因秦楚之際世短變繁難以年計故十八王皆以始王之月爲一月其先已立國如趙歇齊市燕廣魏豹韓成止承前月爲數并不書一月蓋以歷月多少別其享國之久近非謂始王之月每歲必改稱一月也今表於丙申建卯之月西楚衡山九江雍燕五王皆書二年一月前此二世一統書年子嬰爲王卽不書年惟義帝曾爲天下共主故於爲懷王之十三月書年卽帝位之寅月書年至丙申十月被弑卽不書年十月之朔義帝猶在漢未一統

亦不書年五國書年似乖史法且以一月代正月則不辭謂五國獨改卯月爲歲始則非實又張耳以十一月王趙英布以七月王淮南歲以十一月七月爲一月稱名尤不順惟漢封韓王信在二年十一月是年有後九月適足十二月之數故於漢三年十月特書二年一月較爲近理然已不免自亂其例故今於俗本所書二年一月悉改十三年一月悉改二十五庶不謬史公本旨他若二世二年九月齊表田假走楚下有楚趨齊救趙田榮以假故不肯十二字當列後九月楚殺假乃出兵之上今列前九月乙未十二月楚表八月下當有諸侯尊懷王爲義帝八字今列義帝元年一月下旬是爲錯簡其錯簡之重出者若二世

二年十二月陳涉死楚魏二表竝列三年端月齊表多添
項羽怨田榮分齊爲三國十字是年六月趙表添張耳從
楚西入闢七字是皆後文之錯見於前者漢王出滎陽在
三年六月表於四年四月復書之是前文之複衍於後者
又加乙未十二月齊表項羽怨榮下行殺之二字漢三年
十月趙表漢滅歟下行立張耳三字英布王淮南張耳王
趙皆在漢之四年五年正月復衍淮南國趙國等字悉空
刪去至脫訛字及舊註舛繆處則隨事覈正不能殫述若
夫諸表經緯之度前後不同隨時分合史公具有深意如
世表以世爲經然自黃帝以下有顓堯堯舜夏殷周諸屬
爲緯則兼立縱橫二格自帝泄以下有經無緯則至殷代

帝辛之亡凡更三十八帝止用縱格直書至周武王代殷又有魯齊等十一國爲緯則仍列縱橫二格然而王朝所占分數獨寬取其便於紀事故不與諸國一例六國年表始皇旣并天下更無他國可書則其後皆用直書月表前列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九國其後項羽立十八王并義帝西楚凡二十今表義帝下別餘一空格總計橫格二十一考漢表河南下留一空格爲漢五年別置長沙國地史表但取格中有空卽書故列長沙於河南屬漢爲郡之後其說別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或欲用十二侯表之例燕下虛列一格爲後吳壽夢以下作地亦得然多添格數似非史公本意又自田榮擊殺田市田安之後三齊當并一

格欣翳降漢滅荼殺廣之後須滅去塞翟遼東三格義帝
旣滅楚項當并一格殺邯虜豹之後雍魏二格須滅去三
年十月之後常山代二格須滅去十二月後并須滅去九
江一格張耳王趙當并趙代爲一格擊殺田廣之後并須
滅去三齊至二月王信仍并三齊爲一格五年十二月後
滅去臨江一格正月韓信徙楚漢并三秦三齊通七國爲
一格凡此總期無失史公本指要於原次無更惟九江改
封淮南衡山爲其屬郡中間不空間以臨江一國三秦并
漢塞翟最先不空爲雍所隔考前項梁之起在武臣王趙
之後表取楚項地比易合爲一特爲先項後趙今倣其意
列九江於衡山之上降雍於塞翟之下當亦史公所許因

見後代史表字數必拘一例首行既定後雖有經無緯亦必局書一格之中以致曳白累幅觀者厭之余於三代世表六國年表見史公剪裁鎔鑄隨宜變化之方月表前半分楚爲四分齊爲三分關中爲四分燕爲二分魏爲殷分韓爲河南其由少分多之法史公蓋自言之後半獨不能由多改少是謂不克其類輒意爲斟定如左舊本傳刻甚多今故不復重列止錄考定今文世有好學深思之士當不至罪其妄作

校正女誠序

鄉先正陸清獻公詣戚族家見幼輩婦女卽與講說內則孔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陸子所謂宇宙

內事皆已分內事朱子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皆可卽此見之韓子云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儒者一生功業止此二端不能以道濟天下則退修之以訓於人期稍有裨於斯世宋蔡季通謫徙惠州日與諸生講學前卒之數日遍告及門有疑速卽來問蓋古聖賢覺世牖民之念且死猶汲汲不遑若是此足以見仁者之用心也自異學倡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之說專務巧於藏身爲鄉愿閑然媚世之術遂至一膜之外隔於胡越無復有萬物一體之懷孔子所以斥爲德之賊也余讀班昭女誠七章竊謂人家閨閣中宜各寫一通日與講說七日一周終則又始如此薰陶浸灌不特悍婦可化爲溫

良卽童女輩亦使漸知禮義異日出而從人不致貽羞父母因爲別其句讀正其訛字補其闕文兼闡發其義蘊所歸擬與管子弟子職篇竝刊家塾以訓童幼孫曾蓋亦陸清獻與幼輩婦女講說內則之意云

讀韓附錄後序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書貴具知人論世之識陸務觀云註詩誠難正謂知人論世難耳余讀昌黎詩私爲考論其世凡德順憲穆四朝行事及公一生遭際履歷一一恍然如見知所言者悉皆有爲言之世稱杜甫詩爲詩史竊謂公詩實足繼之因念陸務觀註詩誠難之語真所謂甘苦自知非淺學所能共喻

也然則孟子之言直示人以讀書之準否但掠其影響謂之不讀一書可耳會余著讀韓附錄一冊稍補洪氏年譜所未備錄既成帙遂書其後如此

代李觀察爲新修大田縣志序

大田故尤谿永安漳平德化分轄之地距各縣治所甚遼故常爲亡命逋逃之藪其北東西三面山勢猛惡往往陡起峻絕無級可登時出一小羊腸蜿蜒盤折不知所之而洞壑宏邃中可容衆至數百人水則銅鐘港若鷗鷺大牛鈴大姨諸灘波石衝激舟行上下一失勢立碎而其上叢林密箐負巖瞰潭尤易藏奸故明景泰正德之間寇賊時發延平漳泉三郡之吏悉疲於捍禦嘉靖十四年御史白

責請於朝割四縣之地別置大田縣築城鳳山之麓爲縣
令治所復於各阻隘分設巡檢司鎮壓之盜少息然而東
北邊境聯接尤永去治遠者時有蠢動撲已復熾卒無寧
歲今年春余奉 命自延平移節廈門觀察興泉永道大
田舊隸延平今爲永春州屬間嘗按部永春考論大田山
川阨塞訪求故時鄰寇鄧茂七土賊鄭新等焚剽攻劫之
場伏藏嘯聚之窟與夫官兵守禦鄉民結砦避亂諸所土
人無有能道其詳者蓋國家承平百有餘年德威遠被盜
賊易心吾民父子祖孫漸涵於至治之澤家耕耨而戶詩
書不復知有鬪爭金革之事也固已久矣已而署令李君
慧以新修邑志來請序按圖考記則如西南黃認圖之林

炳坑最爲盜窟今已成和樂之鄉其東北險要之區若東
巖羅坂營白土隔桃花逕隘門樓諸所廢壘空存而尤夥
永安鄰境之往來者如織故時輕悍之俗胥化爲醇良於
是歎吾朝治化之隆非前代所及而吏茲土者雖搔事
期月之間猶得以聽治餘閒集邑中文學之士刪述舊聞
補輯遺漏勒爲成書以備一邦之典故斯不亦太平之盛
事乎余故歷述其形勢險要之槩與昔人建議設縣之由
而歸本於國家功德之盛以見民俗轉移之所自使覽
是書者知方隅紀述實足徵聖朝久道化成之治焉若
其山水清峻雲物譎詭昔所駭爲銳心剗目之觀者適足
以資好奇者登覽之娛而發其恢雄偉麗之文辭而南谿

書院大羅巖宋時韋齋先生晦菴夫子之遺蹟往往而在
生其地者沐聖化之涵濡緬前賢之軌躅倘亦有慨然
而興者乎則夫海濱鄒魯之風吾又將於大田望之矣

代某爲新修莆田縣志序

莆田自陳天嘉中其名始見於史舊名蒲口至隋開皇九年始置縣爲莆田隸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別建興化軍因改隸興化元改軍爲路明改路爲府國朝因之而莆田之隸興化如故志之作則自宋紹熙王子郡守趙彥勵延郡諸儒創造成編迄明嘉靖辛酉及萬歷之甲戌癸丑凡三修之然皆統志一郡之事而莆之山川土田人物特附著焉而弗詳我朝康熙甲申乙酉之歲縣令金皋謝

博徵邑之耆彥搜訪前聞別爲邑志凡其有關於莆者罔
弗載焉由是縣始有專志蓋縣之立先於其郡三百九十年
志之修後於其郡二百一十有三年而縣志之作又在其
郡志後之五百一十有三年上溯開皇立縣之始通一千
一百一十有七年矣顧自乙酉迄今又閱五十餘年舊聞
放失日久漸湮於是前令汪君大經承太府宮公之命開
局於縣之某所重加蒐纂迄歲丁丑後令王君恒實踵成
之凡爲書若干卷閱十有幾月始竣太府公以某承乏仙
游朝夕有事郡城與聞末議因令掛名簡端僭爲之序夫
莆田自立縣以來千有餘年中間廢興因革之故繁矣至
於生斯土者異材輩出足以增蒲陽山水之光者何可勝

計顧前此紀載缺如其附見於郡志者僅僅十之一二而縣志之修卒於有待於以見我一朝治化之隆遠軼前代而同軌同文之盛達於山陬海澨者如此至以千餘年曠典不六十年間前後再舉其事又以見吏茲土者之克勤其職諸廢具修而太府公之率作興事交相翼勵以底於成其功尤不可誣也因摭其始終大略而爲之序如此

歷城縣志序

代

昔史公爲河渠書於河流自南而東復爲引使北流之故必爲申析其所以然使覽者得見古人疏鑿之大旨其論治渠則自滎陽以下及吳楚齊蜀諸邦行船溉浸之利形勢俱列目前封禪書敘秦時諸山川神祠自穀以東爲祠

幾華以西爲祠幾而雍與西若湖下卦灑漓杜毫復若干
祠合天下諸山川神祠一一如經緯之在機黑白之布於
棋局至今可以想見其處而竊怪今人敘數十百里以內
之山川卽樊然四出而靡所統紀何其才力不逮古人若
是與余每覽郡邑志臚陳山水大抵如市井貨錢記注一
切雜而不貫近代惟李某爲寧化志知以爲病於邑中山
水皆躬自涉歷得其起伏往迴之勢而比而合之以爲文
其視他志之支分而錯出者則有間矣至若指陳形勢令
讀者如身游而目擊之則亦未敢輕許也東昌太守胡君
德琳前令歷城爲其縣志以爲縣之山無有不原於太山
者其水無有不委諸清河者君旣得其原委大勢而敘次

一準水經故其文最有法度余謂卽此一編已足爲近代志書之冠其他金石考詳審精核可與歐趙諸錄並觀藝文考略述篇目大指至其文之有關國故者則散見於地域建置山川古蹟諸篇尤爲不訛於歷代史家之法其於戶口田賦兼列往代之額與一切吏牘之文則陸清獻志靈壽之遺意皆爲不苟然者書凡三易寒暑始成然猶自恨簿書少暇未能專力覃思汰其繁劣而歸諸潔若猶冀余爲之刊削者然余獨賞其敘列山水條理井然一洗近代志書之陋而其綱羅之博考核之精皆有非他志所能及者輒爲序其纂述之大意以曉觀者至於刊削之功則姑以待諸後世司馬遷班固之徒爲之其可乎

與將樂諸生論邑志舛漏書序

往余攝令將樂蒐覽邑乘見所載職官選舉人物諸誌往往與史傳相牴牾因爲隨事駁正凡數十條後修儒學志於先聖賢祀典封爵位號及鄉賢名宦諸傳遂大有更削一時異議喧然雖往來門下素稱受業弟子者亦必再三曉譬而後能喻然終不敵外間異議之多因爲輒手不復爲卒業又十年重修邑志既成則其舛謬又加甚焉於是向之異議者皆翻然索余舊稿私有纂錄而廖生其文爲彙而輯之釐爲糾繆補遺二冊戊子冬余重過其縣廖生舉以見示并求是正余讀之見其根據史書考覈精審不愧讀書學古人手筆間有體例小違及語言未盡之處輒

用別紙附書數語標識於其書額總若干條陸生振奇見而悅之因爲彙錄一冊以附原書之後且以副本見貽余題之曰與將樂諸生論邑志舛漏書其前此駁正舊志及儒學志中名宦鄉賢論贊已經廖生纂入者茲不重錄異日將令陸生并錄之以識一時所從事云

濟寧圖記例略引言

福建寧化志分土地人民政事爲三大綱余修濟寧圖記又分民與人爲二凡四大綱雖若襲取舊例然其體製絕與不同寧化志作者自謂周秦其實皆八代間語茲書筆削一準史裁人民二部有志有表有傳餘則表志兼行引端終義時綴序論數言皆其有關治理者釐其書爲甲乙

丙丁四集總凡四十八卷爲目三十有六集中志與傳分
例不可以統槩是書故題曰濟寧圖記

祇平居士集卷六終

秀水門人朱辰應訂

祇平居士集卷七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序二

博山防守記序

博山環山爲縣其東北大河莊爲臨朐入境要道西北躡淄川境達會城則柳行頭縮其口西南白洋河接泰安萊蕪壤則萊蕪之青石關束其隘此外陡壁四削絕無行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壽張男子王倫爲亂時蕪湖洪侯鑾爲其縣令聞警卽分遣縣尉赴柳行頭把總赴青石關各率民壯健快據要隘以備非常旣念縣距壽張五百里賊不能驟至而大河莊爲鹽販出沒之所奸民乘

間竊發可虞檄尉移駐大河而自令在署賓親率役往察
柳行已而賊勢張甚警報迭至候乃練鄉勇製械具繕城
垣清保甲譏行旅裕糧儲定爲防守事宐六則又慮名募
鄉勇難信特令紳士各舉所知得壯士五百人以三百人
分守邊隘自以二百人防護四城內外及縣署倉庫諸所
兵分二隊每鄉勇九人一牌長統之牌長五人一領長統
之領長二人一隊長統之委鄉進士趙顧及諸生二人俾
司訓練每五日候一臨視夜則分境邏巡每遇轉更傳號
城內外四隅自近達遠同時響應不絕所製械具自弩矢
火鎗矛刃諸利器外四城又各貯擂石灰產無算四鄉則
以周十里爲率諸小村莊令各團結爲一縣無郵騎每十

里置捷足二人有警報百里之外頃刻而通又頒規約一
十七條凡防守民夫及奔走巡視各役悉勒以兵法賞重
罰嚴岡敢違越時大兵會勦所需軍器衣裝犒賚諸具徵
書狎至候無不應時立辦自九月四日聞警至殄賊後十
月七日解嚴先後三十餘日一切文移上下悉出會稽學
生胡某之手事平某遂纂錄成帙題曰博山防守記寫書
請序於余昔春秋時宋鄭火樂喜國僑火政卽明氏書之
宋熙寧中吳越大饑知越州趙抃救苗諸政曾鞏氏書之
鞏之言曰苗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
而後圖之與夫先時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
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然則某之爲此豈徒著候一時之

勤蓋以備此邦之典故而使後之不幸而值其時者得一
一按其科條而爲之備則侯之惠賴於是邦者其澤靡涯
而某之用意亦於是乎遠矣余故樂綜其大要而爲之序

山東武鄉試錄後序

代

四十二年冬十月當天下武鄉試之期山左有司恪遵令
式從事維時謾巡撫印務臣某實主其試臣某克提調官
臣某克監試官集學政臣某所送科舉武生及營卒之就
試者千有餘名試之騎射伎勇論策得中式者四十六人
於是以士之姓名與其論策爲錄臣某旣序其前臣等當
序其後臣竊觀自古帝王求材未有不兼收文武以儲其
用者至其網羅所及則尤不限於一塗漢選六郡良家子

給羽林期門名將多出其中唐置武舉郭子儀遂以武舉
異等進近代武科之設大率悉沿唐舊而直省標營騎卒
亦得與武生同就鄉試此則漢代羽林期門遺意也顧人
情溺於苟安往往重文而輕武惟我 皇上執大中以
權衡天下無一物不得其平昔歲緬甸之役諸吏被議者
文臣少而武臣多 皇上慮有偏苛 特命被議武臣
無問官之大小悉令送部引 見使卓犖瓌偉之材仍得
有以自見不至有沈淪廢棄之憂則凡懷韜略之奇足以
備干城腹心之用者於此時孰不爭自奮勵願趨 闕下
以自效其方剛之膂力而致其身爲 聖朝禦侮之良
哉抑山左自昔多材武之彥自冉有樊遲輩雍容儒雅卽

以軍旅著稱且自謂學之於孔子至若司馬穰苴孫武孫
臯輩皆齊產其所著書尤爲後世兵法之祖往者陽穀妖
人爲亂一時圍練鄉勇殲寇斬馘者多出於庠序之英故
有以武生特蒙 旌擢者况今武科之設其選尤精所拔
士皆武生中尤傑出者於以進之 王朝以備澤宮之選
以彰奉璋左右之盛我 皇上壽考作人之化上媲周
文而多士克生亦奚減於騶囿之虞與置兔之野人竚足
克邦家之楨幹也哉臣等幸勑 大典爰拜手稽首以誌
其盛焉某官臣某謹序

龜山楊氏第三支世譜序

楊氏譜自龜山之後三世曰瑾者始爲其譜之序瑾子滋

復爲之圖其後八世孫宗閎十三世孫華續採先世行實
爲錄以附其後而十五世孫岱復詳考其墳墓所在而爲
之記於是譜之所宜有者始無不備今二十二世孫光瀚
復自十六世後續譜其世系至二十幾世而止書成請余
爲之序按龜山五子迪迥適造譜所載者迥後二世適
後三世迪後四世造後九世惟適之曾孫謙生二子位衍
子姓最繁而位之子曰三六郎其後世次爲尤悉則今所
譜者皆適之子孫也因題曰龜山楊氏第三支世譜而爲
之敘曰自昔爲譜論者率以冒承他族爲恥余謂冒承他
族者特其子孫之自絕於祖宗而其祖宗之不復列名於
譜者反得脫然於榮辱褒譏之外若夫今之爲譜者祖宗

固其祖宗也而獨以非其祖宗之所有者冒加之以爲有
如是而爲其祖宗者旣以其所不能有者陰受後人之薄
鄙而其所冒加焉而終不爲我有者又如塗泥之滓其體
膚而不能以自刷其皇然於地下者寧有窮期耶今觀楊
氏之譜自三六郎以下至光瀚十七世未有顯者譜亦第
書其生卒壽年葬處與其子男多少以見世系源流之槩
然而使讀其譜者慨然於流澤之長而歎先世之典型未
墜於以見一時之輝華赫奕者之不足慕而詩書禮義之
貽其後者爲無窮此其用意深遠不獨可使楊氏子孫世
傳之已也若夫自三六郎以上一世頗有以進士官縣佐
者吾不能知至於龜山之上自高祖下逮曾辛則自龜

山文集宋史本傳而外散見於胡呂兩公之誌狀及黃去疾之年譜與朱韋齋之誌遵道墓葉水心之爲其舊宅記者歷歷可稽而譜所書者多有乖牾是則不可以不之考也龜山舊宅之復其四世孫汝龍爲之讀水心之記則知龜山後四世子孫其出處本末有不可誣者矣溯而上之龜山之父曰殖見去疾年譜祖曰明見先生自爲祖母墓誌自明以上莫得而詳焉惟胡公爲墓誌言先生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始家將樂而譜乃言先生之高祖爲鏞州司戶家鏞又自司戶以下仕宦者八人而龜山爲其先考行狀乃云皇祖而上世爲農家以世宦之族詭托之農家不特削其先代之官而并沒其國朝累世之恩龜山之爲

文不空如是其妄且始遷者爲先生五世祖譜止載其高祖則已闕其一世又先生父兄弟二人其異母之兄又三焉異母兄之子五人可考者二曰暉曰允蹈同母兄弟之子則與龜山共爲六人曰助曰夢龜山之兄曰慶曰州僕曰二僕龜山之弟今譜皆不載此於書傳可考者猶且脫漏如是則其他所載有出於書傳之外者又可盡信耶夫古之求序於書者必求其言可垂信來世者爲之余言不足信而胡呂朱葉諸公則皆可信之言也顧今誌狀年譜諸書多爲後人所更竄盡失其真光瀚誠有志於前世之譜空博考諸家文集爲釐正其原文而盡刪其不合者庶足以垂信於將來且龜山之言方將使百世而下好古篤

志之士確守而共尊之而獨不能見信於其後之人其先
世之賢益以恬於榮利樂於義方見重而反加之以非分
妄邀之榮利使之蹙然而靡寧改而正之固龜山所深望
於其後者顧非讀書好古守禮而有識者不能以爲光瀚
獨能爲之則一洗數百年沿襲之陋而使龜山之道益尊
其言益足取重於後世而其先世之恬於榮利者亦不至
爲後人所汚罔豈非崛起之士而龜山之所樂得以爲繩
武之賢哉

周氏族譜序

周氏系出汝南其在將樂者始明初曰海者由江西臨川
來徙後四世曰世紳治生勤嗇能殖其家世紳後三世曰

彝值鼎革時閩中數有兵役田賦日增謂之襍派諸富家
固不能支多鬻田供役家遂以微及彝歿遺孤某年始垂
髫追呼日迫益困不支稍長勤苦自力僅得保其餘業不
復能自振上舍君象存者某之子名瑞爻自其幼時詢知
先世事卽慨然思有以力起其衰旣而俯仰摭拾餘三十年
始克舉先業而大振之蓋自始遷以至於君凡十世矣
其先世故有譜燬於兵燹存者多散軼失次君重加蒐輯
爲考正其世序復詳記其墳墓所在與累世祭田多寡之
數而其族姓之繁爲故譜所未錄者悉次於其後至於先
世生卒壽年行事履歷及子女嫁娶氏族之詳無可稽者
則姑闕之期以垂信後人使子孫得知其先世之故不肯

依冒假託自誣其祖宗而炫惑其後世其矜慎之意有足
多者譜成請序於余余爲歷敘其先世興廢之由以詔其
族之人使不忘祖宗艱難勤瘁之迹而君昆弟諸子多列
名鑒序以詩書訓迪後昆其季弟早世君爲撫其嗣孤使
克有成立宗族稱其孝友夫旣克念前人而復以詩書孝
友相敦勗則所爲保世承家者豈惟先業之不墜而已將
見周氏之族且自此而益大焉其庶不負君輯譜之微意
也哉

將樂喻氏族譜序

將樂喻氏其先曰某者當明初洪武間偕其兄某自江西
臨川來徙至萬歷之世族姓頗繁其幾世孫一科始爲之

譜明季兵亂譜失亡及是若干年矣諸生聯倬於故家書籍中得一科所爲族譜并言及其宗人福建巡按御史洪都喻文偉所爲喻氏三節傳與其他序文數首錄以歸遂復考尋前世續爲之譜書成請序於余余旣序其大略如此因論之以爲古有宗子之法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雖百世之遠支派井然子孫莫不知其所自始後世宗法旣廢而魏晉以降頗以門第官人則其時之譜牒爲特盛迄唐末五季之亂譜牒復散子孫迷不知其所出後之爲私譜者攀聯附會或冒取他族爲已祖至於守禮之士又或過於拘牽謂三代以後無世卿不可行大宗之法獨小宗之法可施於今世故雖眉山蘇氏之譜僅及其

高祖而止五世親盡則雖世系之可稽者槩從刊削而明
儒唐荆川歸震川之論則以大宗爲必不可廢其說往往
散見於兩家文集之中自我論之仁人君子方且惻然於
同類之顛連不難聯異族爲一體顧於一體之所分者五
世以外輒視如途人乎夫不欲使同姓相視如途人則必
以收族之義責之一人而使舉族皆宗之欲使舉族宗此
一人則必溯之於其所同出之原而使之知所祖今使四
世而上不復溯原於其所同出是無祖矣無祖則宗法何
自而生於是遂等其族於途人則近於薄強而相宗則近
於僞蓋無一而可者此宗子之法上而尊祖下而收族所
以必不可廢而荆川於後世爲義田者猶多不滿之辭以

爲不如宗法之均而溥也今喻氏之譜自其高祖而上推之至於始遷之祖其可考者悉著之無蘇氏之拘而又無末俗攀聯附會之妄庶幾譜之善者余獨惜夫宗子之法後世舉莫能行則所謂譜者亦徒譜而已以聯倬之有志乎收族也故爲頗採戴記大傳之文及有明唐歸二家之論爲之申以告之

林氏族譜序

林爲八閩望族其先世有諱祿者當晉室南渡時由安東王府參軍累官至散騎常侍追封晉安郡王實始居閩爲閩中林氏始祖晉安後十五世曰披官至太子詹事復自晉安徙莆田其在順昌者詹事第八子雷州刺史邁之後

十世曰仲堪官江州知州事贈通奉大夫通奉第六子次
回爲順昌令一子留順昌子孫遂家焉而大六者順昌之
七世孫實居漠布是爲漠布之林之所祖漠布之林迄今
數百年族姓繁衍矣諸生紹昆思爲譜以合之而追溯本
源迷其所出迄歲庚午謁其宗人廣東韶南道副使兆惠
於閩縣之南臺出其世譜相示於是知通奉之後世居福
清而順昌者福清之別也遂自通奉而上至於晉安悉錄
其次以歸又自順昌而下譜次其昭穆凡若干世共爲一
圖於是自始祖迄今絲聯繩綴世次昭然罔有缺漏譜成
介余門人許遇璉來請序余爲略述其先世遷徙源流如
此若其簪纓闕閱之盛與其累世勳業之著前人之論詳

卷之九
九
矣故不復云

東昌鄧氏世譜序

鄧之封國有四其自出之祖有三而後世郡望則二其封國一在魯地春秋魯隱公十年齊侯鄭伯盟於鄧卽其處也是爲黃帝之臣鄧伯溫封國一在楚之北境史云阻之以鄧林者是也是爲夏王仲康子封國其一地屬衡岳見桓公七年鄧侯晉離來朝孔穎達正義之文是爲商氏之後曼姓之國其一則在河北廣韻殷王武丁封其叔父於此是爲鄧侯是也衡岳河北同屬殷商之後故知自出之祖惟三又吾離之鄧雖云地屬衡岳然正義以穀鄧竝稱則其實卽楚之北境意夏裔旣殄商人遂以對其子姓是

封國雖四其地亦三而已黃臣仲康子世遠莫稽河北雖出商後後亦湮微不著論者謂武丁叔父所封卽此曼姓之國頗疑廣韻河北之言爲非是今鄧姓之見史傳者大抵皆吾離之後鄭樵謂魯莊十六年楚文王滅鄧子孫以國爲氏是也顧其族又分二望一曰安定一曰南陽南陽秦昭王伐楚取鄧所置郡名蓋卽鄧所封國漢有鄧晨鄧禹皆其郡人則其爲曼姓之裔無疑故時有鄧氏官譜一書至晉已亡故自晉以後世次不能復詳今東昌鄧氏之譜其可據者大略始於宋代蓋自漢高密侯禹之後有勝四公者其仲子元二始徙青綏又徙雲口橋西豐樂坪爲江西南城始祖後七子曰仲璋從明太祖起兵殉難子均

顯以功授山東都司指揮子孫世世承襲均顯子福葬濟南于佛山下是爲濟南始祖福後四世許改東昌衛掌印指揮使葬東昌城南龍灣西是爲東昌始祖又六世曰守漸崇正癸酉副榜舉人自是以後鄧氏始以科目顯守漸子秉恒國朝順治己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司參議參議曾孫鍾岳康熙辛丑進士第一人仕至禮部左侍郎侍郎子汝勑汝功皆鄉試舉人汝功重修族譜問序於余余聞侍郎爲諸生時有弟好博篋之戲常夜出不歸侍郎獨守外門弟不歸不寢歸卽親爲啓門加勞撫焉其弟感愧不自寧卒改爲良士昔范蔚宗爲高密侯傳稱其事母至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爲後世法今東昌之鄧當前代

時以武功起家其勳閥幾欲與漢高密相埒及世職旣替
科目特盛於本朝而其孝友之德至今爲邑里所推斯
尤不愧爲禹之後裔也哉爰考得姓之由與其歷遷之始
末而爲之序如此

代某爲臨安印氏族譜序

印氏系出鄭穆公後余先世自揚州之通州徙蘇之常熟
又遷嘉定自分嘉定爲寶山今爲寶山人然自憲曾上推
至常熟而止通州舊譜槩莫詳焉其別支居徽歙者歷世
最久往往他所之印皆宗之然卒莫得與吾家分合之繇
明初歙多山寇安一公避亂來浙始家杭之臨安生二子
善明善華後皆繁衍有申錫者膺乾隆三十年鄉貢計偕

北上先期託友致存訪之意余丁艱回里不及見未幾
申錫死其子臨安縣學生文球昨歲來見叩其譜系則同
出於鄭因頗自述其遷徙之源流如此比又同其宗長老
諸生廷琼攜其家譜來請序其譜先於雍正四年修輯至
乾隆四十年十二世孫搢三玉垣等又踵修之其族世以
耕讀爲業故列膠序者多俊髦之英其餘勤本業者率多
良士按其圖系自徽歙始遷以來絲聯繩緝世次井然固
有闕軼因歎吾寶山之族雖能上推十世以前不能如臨
安更及始遷所從出者舊譜失亡故也記云親親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士大夫崇本厚始之道以敬宗
收族爲大今臨安之譜百世下皆能知所同出至由始祖

上推微歎則千有餘年之世一一瞭然在目其有關於敬宗收族之誼者豈其微哉明允蘇氏有言觀吾譜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余於是譜亦云因摭其大略而爲之序

素亭襍錄序

將樂蕭鳳威又騫愛言其從祖深谷之文深谷文宗派在毘陵晉江之間而能運以逸氣每篇縱意處如健馬騰空不可羈勒而又騫安驅徐步不妄爲馳驟吮毫濡墨時以一二語摘發其窽要長吟婉諷如希聲之泛古琴泠然有絃外之音昔歸震川以史漢之文潤武當時諸子莫不軌其遺塵而季子季思頗參以魏晉人風藻而獨有以得其神又騫之學深谷其所得在形聲臭味之外斯可謂善於

踵武者也又齋幼多病其於世淡然無所嗜好顧尤獨好
書讀書意有所得輒忻然著之於錄其所錄者大率本諸
前人而其義要必有與俗之所云異者尤精於考據足以
補史傳之闕至於忠孝仁義之事低徊往復娓娓焉有味
乎言之也然又齋殊不肯自謂已是書成後數有更易往
余見其書載朱子提點刑獄時聞赦令將至立決有罪者
三人余頗疑其非閒居著述者之所宜道今閱其書無有
乃知其用意深遠非淺夫所能易測人第見中所錄者類
多奇詞奧旨足爲稽古者欣賞之資而不知其兢兢詳慎
之意所削者尤予人以可思也近文多好爲塗澤之言讀
之如與混沌相對茫然不知其口鼻之何存獨又齋所敍

次文見輒心開余嘗舉似他人以爲曉人當復如是時人每不然之余爲之言曰又騫文吾不敢便謂必傳於後然使後有班固范燾之徒出網羅遺軼於又騫文必有取焉彼之塗澤者吾恐其一覽卽揮去不復能省顧耳疑者乃解然其故又騫不自言人亦卒莫之知也會又騫以其所著書屬序於余余與又騫相知爲深因舉其所知於又騫者叢雜書之以爲序使讀是書者得因是以想見其人焉其書名素亭雜錄素亭者又騫讀書之室亦因以自號云

廖若時詩序

將樂廖其父若時少而工詩從其先大夫宦游南北凡所過郵亭旅店荒祠古墓一風土之殊一節候之變一卉羽

之奇一餐一宿率皆有詩以紀之當是時其大父司農公歷掌文衡而先大夫以名進士出秉憲節攀鱗附翼之士莫不懷鉛握槧走集其門若時以新銳少年出與相角往往傾其老宿瀛洲玉署自謂一騁足而驟躡之耳旣而先大夫遭譖屏廢一時內憂外侮錯出乘之若時奔馳轉徙日僕僕於道路之間不復問家人生產迄乎險難旣夷驚魂初定歸理舊廬則惟有蕭然四壁而已於是若慍若狂若駭若失往時功名富貴之念一切俱灰而獨以其陰幽結轎無可申洩者益復并心肆力於爲詩方其冥搜旁摭孤騁蔓厲如臯禽側翅迴入煙霄邈然無際雖疾雷頽牆飛電爍牖不足以擋其神明奪其眺聽也其引意聯辭衍

徐隱約如涓流曲注宛轉百態而必極其所之也其含咀
醞釀風味清醇又如雅人韻士微醺捉麈咳吐皆氤氳之
氣也磨刮垢痕濡澤槁瘠玉溫脂潤肌理瑩然蓋其始以
之舒憂緩鬱排釋悲愁而習熟之久則反資之以爲樂於
是剪裁纖碎縷緝絲紉時出爲俳諧工巧之辭以取妍於
時目而不知其心精所溢祇以發懽笑於荒寒幽寂之中
以爲猶賢博奕云爾要其敘事述情鋪陳排比辭與意適
耳目之間未見有其匹也其詩初學溫李中更憂患屏絕
人事乃復溯源漢魏泛溢六朝而於三唐兩宋元明之作
無不博涉其濶故其取材最富而能出之以不雜知其自
得者深然若時猶自謂局於體調未能擺脫韁馬空行於

無礙之塗是其謙懷強志愈非淺夫所能窺測而其所造豈易量哉詩凡五卷自庚子以後至辛未擇其可存者共得如干首集句一卷別附卷末云

代序詠明史詩

詠史詩列於文選者王仲宣張景陽輩所詠率不過一人一事左太冲作雖出入馬班二史然其意多以喻已未嘗詮序時代取某人事各繫以詩如唐人所云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也惟柴桑集讀史述九章人繫一詩類於得題然後爲詩者然亦其興之所寄而已雖詠史實與詠懷無異也余以貧病杜門少所酬應偶讀明史隨事歌詠得詩二十章無感觸而漫爲是云云蓋以餞送日時破除寥

穀等於蠟屐鍛鍊之好非敢於古人爭述作之體制也雖然自洪武以迄崇禎更十五帝歷年三百中間大小三案諸事固亦一代得失之林昔人演小學古事爲歌詩襍以方俗語使里巷童稚皆知之余詩雖淺鄙存諸家塾倘可與小學古事詩相比乎

祇平居士集卷七終

天津門人孟永光訂

祇平居士集卷八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序三

嚴三錫時文序

歲乙亥余爲道南書院之長六邑之士皆來執經受業於門間與考論郡中前輩之有文者必首推永安嚴君三錫君爲文不主故常要於能達其意於明季江西五家尤所鑽仰嘗手選其文評點付梓以授遠近來學之士君幼補郡學博士弟子每學使按臨考校君所爲文必居甲等所厚加知賞者先後不一其人顧鄉試輒不利晚膺歲薦終老於家然其門人弟子得君指授者往往能取高第以去

今君所選五家之文都之士猶復家有其書蓋其爲諸生推服如是是年冬科試六邑童生攝郡者以校文之役見委余於永安得嚴生天球之文甚驚異之遂置首列已而嚴生來謁詢之則君之孫也因遂出君文稿見視余讀之雖其詞之繁簡與其格之謹嚴超縱不一而總無一爲聊且塗飾之詞信所謂不主故常超然能自達其意者也後數年遇龍谿陶明府敦和於興安郡治明府向令南平曾爲道南書院主人爲余言閩中風氣世以下游爲勝自我觀之下游之文專事塗澤不如延平諸生本質超然獨能不爲俗尚所汨余夙懷此意得明府別白言之爲之拊掌稱快會嚴生以書來求序其祖之文因念明府之不忘延

平諸生爲之深加許可者亦以其郡中前輩諸公如君等輩能流傳前哲之緒言以啓迪後生不至迷溺而不知所返也因爲復書前語歸之卽以爲序

代某爲探驥集序

余讀蘇子瞻李君山房藏書記及宋景濂送東陽馬生之序輒慨焉三復而歎也夫宋初更五季衰亂之餘典籍散亡岌無足怪至景濂生宋元諸大儒理學大明之後求書問學其難顧復百倍前人當其借書抄錄天寒硯水堅凍手指不可屈伸汲汲猶恐不及從師問學走深山冰雪中往返數十百里歸而蒙被僵臥以燙湯熨其肢體始獲稍和其艱且勤如是而乃克以有成今國家文治休明典

籍備具名人碩士林立相望而後生誦習舉業或往往剽竊坊間浮濫之語爲活計而經史輒束之高閣毋乃自待者輕務浮夸而中少誠切之意歟昔南陽成証叔欲應舉而無師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証叔之自負固高而卒以取進士爲當世名卿則知科舉程式要無外於經史經史誠明取吾心之理以發揮聖賢之成說詞達而義精於有司程度豈遠乎而世顧眩於速化之術至相戒以通經學古爲迂其又可怪也已某君某於余爲同年友同入翰林茲復同官一方每相見論文以經史爲本而必衷諸道頃復視余以所選探驪集文二百餘首其持論率本諸此余謂世之學文者奉

此爲式得益窮乎經史之精其庶乎可免於蘇子游談無根之誚矣乎因不揆鄙拙輒推其邇輯之意而爲之序

代楊觀察爲丹霞課藝序

閩於古爲百越之地自唐觀察常袞以文辭化導此邦一時人材蔚起彬彬然與上國相齒至宋真儒輩出則道學之盛甲於東南閩與濂洛同稱非獨辭華科第之榮足敵中原文獻之邦而已夫其遲久而發發數百年而其風氣每進而益上者固由地氣之鬱積使然而開率倡導之功豈不係乎其人哉歲甲戌余奉命觀察汀漳龍道駐節漳州漳故宋時晦菴朱子臨御之邦前志稱其誨誘諸生間五日輒一詣學宮爲講說經義親訂其謬誤蓋公統承

絕學海內之士皆得執經走集其門闈獨爲公桑梓之鄉
被化最深漳人士則尤躬荷其陶甄而加親且久者也故
其流風餘化迄於今五六百年未艾間嘗陟臨漳之臺訪
道原堂故址慨然慕公之餘澤而念漳海之士守其遺書
當必有精思力踐如陳安卿王子合之徒足以肩斯道之
綱而爲國家儲有用之材者伏匿於蓬樞甕牖之中余
顧無由而物色之也今年夏漳人士以丹霞課藝一編謁
序於予丹霞者故漳州書院之名余下車伊始嘗博考郡
邑諸生取其尤秀異者給之廩餼使肄業其中且爲延師
以訓課之而是編則掌敎晉安鄭君取余二年來課試所
錄之文擇其有當於理者評點付梓以示鼓勵余覆問之

言雖不敢謂粹然悉出於正無復有牴牾聖人者要其精
心銳氣英英然皆有不肯苟安凡近之思以此殫研聖籍
守先儒之成說而上溯乎六經孔孟之指歸庶不媿爲朱
子私淑之徒而異日足爲國家有用之材卽觀風者亦
與有榮焉余故歷敘前此閩中風氣日開之故而特舉朱
子之誨誘漳人與其門人陳安卿王子合諸賢相勉勵俾
諸生得有所宗法苟徒以章句聲偶之學互相誇訶而已
尙非余之所望於諸生者也是爲序

嚴三錫文集序

往余爲延平書院之長守郡者以郡試校文之役見委手
披目覽凡數千卷大抵無絕殊者獨永安嚴天球作蹊徑

迥不猶人及細審其脈絡所注又一一曲與人意相會深歎異之遂拔以冠多士一時同試之士傳相抄誦其文名遂著於六邑已而天球來見出其祖三錫君制義若干首見示且請爲之序於是又知其家學之有本也後十餘年余重至延平故時從學之士爭來問安否獨天球遲久不至問之則其死已數年矣自余往來延平所賞識六邑之士前後十有餘人若謝純欽徐朝倬汪淳施上炯輩或舉於鄉或薦於南宮不數年皆以天亡余每歎美質之難成私疑天之生才爲無意若天球者甫得一衿輒以淪沒并不得與前數人者竝馳騁於科名尤可爲悼惜者也於是天球之弟上襄奉其父命來謁復以其祖之詩古文詞求

序君爲文大旨余於前序已略言之至其嗜古博學覃心
考究不顛顚以帖括自名尤非一時同輩諸生所及以故
邑中凡有興造記誌以及紀述其先人功行與邑大夫之
有德政者皆來請文於君其於邑中古蹟舊聞網羅尤悉
雍正間邑令裘樹榮修志得君之助爲多惜其生於下邑
數困鄉闈晚膺歲薦卒亦未試於用以是名不及遠然就
其所詣往往能自抒其平日讀書之所以爲言而不苟
以稗販剽賊爲能斯可爲能自樹立之士也昔眉山蘇序
讀書務通大義所爲詩凡數千篇其子洵私記其事於族
譜及孫軾成進士以其事乞銘於南豐曾鞏其後遂以有
聞往余讀君制義謂異時昌明君之家學者將在天球今

天球已矣上襄誠有志表章先學其尙勉思自奮而可哉

校正三言蒙訓序

坊間所刊三言蒙訓一書世傳括蒼王應麟伯厚所著伯厚宋末人元初猶存故篇中敘列古今至元祖混一南北而止近本復附以元明兩朝治亂之故失其舊矣吳下行本雖無增益元明之語然其中誤字亦多間出不韻之語尤乖體例世多忽爲村塾之書無有爲之是正者余特喜其詞義明析且以三言斷句尤便於童蒙之誦習輒爲校覈更定以傳家塾以訓學語幼孫亦未必非蒙養之一助

云

如六官之訛爲六經因始之訛爲四詩其謬易見至改

曾弁爲弁曾則又不通古韻妄以吳下方音求協下文
倫韻不知曾與倫聲反不諧徒滋牽錯至篇首所陳某
數某文自四時以至十義數卽寓於文中塾師妄添一
百千等語爲註脚其立言之序先庶物後人倫顧先
攬入三綱乖其倫次此皆後人以已意添入者今悉刪
去或疑篇末以行叶民亦用吳音正與前文以曾叶倫
同例然考焦氏易林跋倚後行與上文殘祭側偏相叶
則行字當有延音與民字之讀眠者正相叶也

歲陶錄序

余十五歲時積文百數十首有童時同學者求視悉舉畀
之同學者惡其評尾多過獎之語奮筆抹之遂至不復見

還後余索之急遂投之火故余幼作無一存者稍長益嬾作文又性多畏忌偶有所作不愜意則遂毀其稿間代他人有作或於友人家會課人輒據其稿不還其他應試之作又率爲遠方友人取去故余自十六歲至今中間所作文亦無一存者舊歲同汪生廷楚游武林見其行篋中有余文一帙詢之則皆於紙簏中拾取余棄稿私自錄出者取視純駁不一時或令人愧閱畢急擲還之不啻如棄遺唾唯恐復累吾目近其弟廷栎復私錄余文不擇美惡纔脫稿輒取去余欲禁不可則取歸震川評沈敬甫文之語題之曰踪陶錄而聽其私自藏弆不復爲簡別焉蓋余幼時爲文頗刻苦下筆不足驚動人則忍死握住不許令着

紙每意有營度喉間轉聲咿咿兩吻緊閉脫稿後齒齦至
痛不可忍以是愛惜心力不肯常作文而偶一篇出頗亦
爲好奇者所矜異年來精氣漸耗聰明不及於前時又日
與生徒之初學文者講論不過守柳子厚答杜潤夫書所
云乎歎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如此而已
以故才力益消折幾盡僅僅求免於助詞之不當律令者
焉昔震川評敬甫文特病其自在無出落耳余近文則無
醜不具蓋苦窳中尤敝壞無用者非特不足與精良競美
而已雖然昔陶侃爲廣州刺史恒朝暮運百甓以自勵夫
既借以自勵寧必有擇於甓之苦窳否哉然則誠能勵志
如侃卽苦窳亦足爲益人才力之資余猶愧嬾廢不能自

盡其苦窳之用矣遂書以爲序既以自警亦以勉汪生焉

句股衍總序

句股弦相求之法參以和較得七十八則立表測量又得求高求深求遠三則重表亦然求句股中函之數則又有累積之數容圓容方及容縱方之數彼此相求又得二十三則由句股推之以至不成句股之形亦可化而爲句股此中裁截之法猶不與焉其術亦繁矣哉舊算書簡略不備者無論詳者復錯雜無緒而於疑難諸法往往取徑太迂運思太拙闕之反亂人意嘗試意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定爲相求法百有八則錄諸別紙擬於暇時依次研求創爲新法以曉學者多事卒卒未能甲申秋仲病臥重華書

院一切筆墨之緣都絕思理前緒遂得一一盡通其故其中運思佈算時比舊法爲直捷而舊法亦不敢沒則附見焉以資參考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法爲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補股求句二法以該西術三角之算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淺爲涉獵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其實西術亦本周髀不能越其範圍之外也書成總凡百十四則名之曰句股衍使從游之士錄而傳之雖無關窮理之大要以之啓誘童蒙亦未必非小學之一助云

句股衍後序

莊子言朱萍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余向讀周髀經得悟大學絜矩之義而絜矩之方不外於比例相求因欲撰周髀矩例一書人事紛擾卒卒未遑後於重華書院病中撰得句股相求法百十有四則自來算術諸書竊謂莫有備於是者茲晨檢理舊篋得序稿一篇念昔嘗瘁心於是不忍遽棄因爲錄諸別紙將以質諸斯世覃思之士雖然技成矣亦復何所用之當與萍漫屠龍共貽笑於莊叟耳

周氏分支簿序

將樂周氏其先世生計頗不薄中困於輸役耗焉上舍君象存自其少時侍其尊人問知先世事卽蹙然有動於中

比長勤苦自力積若干年始克恢其先世之業君兄弟三人季弟早世遺孤三歲君撫教之以長歲戊午其仲弟能自立既析產他處君猶與其季弟之子居所以撫教之者彌至而家亦日起至是君年六十餘矣乃始分遣其弟之子而君之子二人亦各均授以業間以其分支之簿示余因乞一言以勗其二子余觀君所自敘其一生艱難創造之迹所以劬躬而素後者可謂至矣昔唐應德有言辛苦起家之人其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贏縮一城獲之奸良與夫鍤鑰閭戶之守雖其錙銖隱蹟而聰明計算舉無遺者今是籍所載皆君畢生精神思慮之所經營觀之者猶將慨然於涉世之艱而起家之不易爲之彷徨興歎

焉况其子親受此籍者獨能頑然無慨於中乎雖然有本
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君幼承庭訓其一生勤懋乃由於不忘其先考之遺言推
是心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凡所以致其愛敬而無
敢慢易於人者將無所不用其凜凜焉況於奉先人之遺
業思所以行而大之乎今君卽以其受命於先人而勵之
於已者以命其子視其先考之訓其語彌詳其意彌至爲
其子者得由是以追念其祖而益思所以無忝所生者其
敢從匪彝卽慆淫以自隳其世緒也哉抑君能仰承先訓
推之以友愛其弟而撫恤其嗣孤以是爲念卽二子之交
相警勉以共敦於孝弟之行可知矣余更何詞以牴之哉

代楊名賢爲其先考立祭田序

我兄弟旣遵先考遺言爲立少王母鄧孺人祭田之後復相與言曰天下之勢自近而遠由親而疏凡自曾子以降至於來冕仍雲溯其始不過自其由子而孫者衍之故君子之厚於本始者必預有以及夫後日疏遠之謀而後乃爲不薄於其親且近昔吾先考之諄諄於鄧孺人之祭產未立也夫豈慮其及身而禮有闕歟亦以爲後日無窮之慮耳今以吾兄弟之視鄧孺人固已漸而卽遠矣况於吾子乎則以吾子之視吾先考亦復漸而遠矣又况吾子之子乎且也吾母年老卽使宿肉貳膳之無缺而棗栗諸需非其手所拭治而選擇或未必盡慊於中而皮閱之飲食

旨甘柔滑可以餕及孺子者亦不可以使之無餘蓄也衆曰然於是復取先業若干畝立爲吾考之祭田而又於其取歲入之穀爲石者若干以奉吾母甘滑之具遂相與記其田畝之數於簿而爲之序如此

代陸仁芳爲楊氏二甥分產序

予妹夫南軒楊君之子曰名賢名傑以甥從學於予最久予素愛其醇謹及是距君卒逾三年矣二甥事吾妹滋謹每事必請而行而吾妹自以未亡人且老不欲預聞家政乃延君弟克初以君之業分授二甥命予佐襄其事先是君生母鄧孺人葬某所君嘗議立祭田而君墓歲時祭埽與吾妹暮年甘旨之需皆不可無恒產以贍其費於是分

君之遺業爲三以其二爲祭埽膳養之具而以其三之一爲二甥分受之貲旣卒事子喜而爲之言曰昔人有言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世之爲子弟者多競於財產之有無較贏縮於錄黍之間以私爲其衣食之謀而養與祭反從其薄夫是以後義先利至於兄弟相爭判骨肉爲胡越而其旣得之也則又視爲吾分所固有不復念物力之艱難與其先人積累之勤劬卒之頽然放然以侈惰敗其家者往往有之豈非損志益過之明效與君遺業所垂亦未爲過於有餘而二子乃能篤念本始以其厚者爲祭養之資而甘以其薄者自奉夫自奉者薄則不得不勤於自力而厚於本始則尤足以廣孝愛而益敦友

悌吾知二子之卓然自立僥然相與以有成也必矣旣爲吾妹及克初君言之遂書之於其傳書之首簡一以爲賀一以堅吾甥自立之志而爲之勗其終云

贈序

贈張世賢授醫學訓科序

余少好讀歸震川書震川早歲發解南都使其屈首就選不失爲郡推官縣令而其時先達貴人知已者林立循資而進亦可以坐躋通顯終不屑意至九試於禮部垂老而其氣不衰必以得成進士爲榮蓋非苟於仕者顧其族之諸弟有奉部牒官尙醫者震川爲文以贊至自引爲族屬之榮竊疑震川薄鄉貢而重一尙醫之官其取舍殊不近

於人情及觀其贈楊司儀序乃知爵之足以爲榮也如是蘇子曰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而無自棄之意故一介之賤吏皆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息震川以爲天下之患在於不知爵之爲榮誠知爵之爲榮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爲而中國可以無事震川之言其卽蘇子之意也與周禮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以孟子所言周室之制推之天子之元士其祿秩蓋與外子男等其寵任爲不輕矣馬遷爲史記扁鵲倉公皆著之列傳而後世太醫院官有使有判有御醫而外省亦皆有醫學其在縣者其官曰訓科往時諸縣多有醫學公署在縣署左右與丞簿尉署竝設近世漸以頽廢其

官亦遂爲流俗之所輕不知古聖人所以盡人物之性而致經綸參贊之功者其設官分職無一事不切於民生又况神農黃帝之傳神聖之道豈可易爲而得是官者豈得視爲闇冗閒散之吏也哉張生世賢幼讀書去而爲醫至是奉行省之檄爲其官生之業其所得於神農黃帝之傳者我誠不知其何如顧今世多以其官爲無與於天下國家之務我謂今之爲官者惟人人自以爲無與於天下國家之務故苟且皆窳而吏治遂以不古誠思所以盡其職則雖牛羊之吏古聖人尚不肯苟冒爲之况於醫乎震川之贈醫士有言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張生其尙思所以自勵其職而特爲一雪此言也

哉

送許遇春序

歸震川謂世人稍有毫毛輕重人情卽隨以異甘心附會無所不至方余爲縣時有欲得余一禮貌以爲榮者至今猶憶其人也旣而舞鰐鱠號狐狸變怪百出而是人亦遂有甘心附會之事此昌黎所以有禽獸不爲之慨也昔楊愚貶臨賀尉親戚故舊無敢送者然其門生送者一人獨得監察御史之擢我浙許時菴宗伯爲舉子時其房師墨吏議宗伯出死力營救之卒復其官至京師諸公貴人感其義爭欲令出我門下是年遂登第黃蘊生有言避禍深而中情回惑將并其可以觸禍者而反蹈之彼之自視以

爲得計者亦可憐也余幽居南劍許生週春數來視余生
與其弟遇璣皆余門下士而遇璣與吾友霍齋北歸修同
姓之好甚歡比部宗伯之族也余故因臨賀事并及宗伯
之故事以爲遇春告祝遇春兄弟異日趾美宗伯且使後
之人與送臨賀者並爲美譯庶幾昌黎之積喟得此而一
舒也

祇平居士集卷八終

汲縣門人鄧芳訂